

理论探索

AI 声音时代的伦理反思

□刘永谋 刘 洁

最近,“AI 歌手”许白和林海声在网上很火,还发布了专辑。它们完全是运用 AI 声音生成技术“打造”的虚拟人声,没有对应的真人演唱者,从咬字吐字、气息起伏,到转音细节、情绪表达,全部由 AI 生成。由于 AI“人声还原度”很高、演唱质感很自然,以致普通听众完全分不清与真人歌手的区别。很多人在这些作品下面评论:“循环了三遍才敢相信是 AI”“唱得比很多真人歌手还稳还有感情”。与粉丝们的欢迎不同,音乐家及相关从业人员为此感到困惑,特别是青年歌手、配音演员等靠声音“吃饭”的人担心工作被 AI 挤占。AI 声音时代,AI 作曲、AI 写词、AI 配乐、AI 演奏、AI 演唱,“无人音乐生产”就要开始了吗?

一、声音逼真度革命

AI 技术突飞猛进。以前对 AI 声音的印象,停留在机械、生硬、没有感情上,但如今 AI 合成声音质量越来越高,若完全靠人耳区分,如果不留神、不仔细分辨,一般人很难分辨出来。不过,如果借助声学设备,要区分二者还是不难的。比如,腾讯会议 App 实时监测开会人的声音,判断为 AI 合成语音时,会向参会人员发出小心诈骗的提示。

AI 合成声音技术以声纹复制为关键。声纹是一套有关声音的参数,可根据这套参数建模。首先录一段声音,然后分析它的声纹,即音色、音高、语速、口头禅、尾音习惯等。再输入一段文本,声学模型将之转化为符合上述声纹的声音特征,即描述声音应该是什么频率、响度、速度等的参数集合。最后,用声码器将该参数转变成真实的声音。

一个人说话是有变化的,比如感冒了会嘶哑一些,人的口头禅也会改变。也就是说,人的声纹并不是固定不变的。并且,声纹只是有限的几个参数,并不能完全表征人的声音。这就像指纹不等于手指,声纹也不等于人的声音。因此,就声音表达而言,机器声音并不能完全复制人声,但可以做到以假乱真。

就情感表达而言,AI 所模拟的人声(以下简称“AI 人声”)主要以情感计算技术为手段,在很大程度上也可以以假乱真。类似地,声音情感计算将声音分解为一些情感参数,将不同的参数模式与不同的声音情感相对应,从而完成情感的识别和表达。但是,AI 能表达情感,并不等于它有情感感受。

AI 不需要情感。因为人需要情感,才会设计机器情感活动以响应人。人的情绪活动包括两个部分:外部情绪活动与内部情绪活动。外部情绪活动包括情绪识别和情绪表达。情绪识别即感知对方的情绪,情绪表达则呈现自己的某种情绪。AI 能从人的说话声音中“听”出悲伤的情绪,然后也以一种悲伤的合成声音回应。但是,AI 没有人的内部情绪活动。内部情绪活动主要包括情绪感受和情绪控制。比如说,“我心碎了”,这真的是一种具身感受。可 AI 没有心脏,不会有“心碎”的感觉。也就是说,AI 没有心灵、意识、肉身,不会产生内部的情绪活动。

进一步来说,“AI 人声”不仅可以以假乱真,还可以比真更真。譬如,“AI 人声”甚至可以模仿发出对方发不出的声音,比如用某人的声纹可以制造出 high C 男高音,实际上此人根本唱不了那么高。又比如,一个人在悲伤的时候强作欢颜不容易,但“AI 人声”完全不存在这个问题。再比如,真人声有呼吸的起伏,有环境的杂音,甚至演唱的细节里还有一丝瑕疵,而“AI 人声”可以把不完美全部消除。在这样一个特定的维度上,我们或许可以说,“AI 人声”比真人更完美,比真人更真实,即达到鲍德里亚拟像理论所称的“超真实”水平。

二、AI 改变人的审美

人的肉身之生理特性并非永恒不变,而是受到技术的深度影响。比如,现在大家使用屏幕的时间越来越多,近视眼就越来越多。长期被 AI 合成声音包围,也会产生类似的结果。并

且,人的听觉具有社会建构性。也就是说,它并非单纯的生物学感知,而是具有被特定的社会历史、文化语境所塑造的特点。比如,唢呐一响,中国人就会觉得是红白喜事,外国人不会有这种感受。

享受技术便利的同时,我们在不知不觉中被技术规训了审美和感知。现在声音创作里就有这个趋势:AI 生成的声音永远是打磨得光滑、完美、零瑕疵,很多创作者用久了 AI 素材,再回头听真实的人声、现场的环境音,反而会觉得“有瑕疵”“不够干净”。因此,AI 合成声音听多了,普通人会越来越适应,而且审美品位、审美习惯、声音分辨能力也会发生变化。从感知的角度看,长期依赖标准化的 AI 声音,听觉感知会慢慢窄化,逐渐失去对“不完美的真实声音”的敏感度和共情力。

实际上,不完美的真实声音更能打动人心。为什么? 音乐有意义、有情感。音乐家试图传达的意义和情感,在听众听音乐的过程中被重建出来。真实声音编织在音乐作品中,能让人产生身临其境的感觉。比如,很多“来自喜马拉雅雪山深处的天籁”类的自然音乐作品,不规整但是真实,使人不由自主想象身处喜马拉雅雪山深处的感觉,催生出各种情感和意义:可能是雪山带来震撼,然后产生自然伟大的想法。毕竟,真实世界从来不规整,规整的是数字世界。从根本上说,真实的音乐能刺激人的想象和共情,并在这一过程中将声音与意义、情感联结起来。

无论如何,音乐不能简单地被分解为一堆技术参数。由于技术过多介入音乐活动,技术理性潜移默化,让很多人唯技术是从,这是技术异化的一种表现。技术理性强调工具价值,主张效率至上。完全被技术理性俘虏的人,即便是在社会交往、情感沟通中,也会过度追求功利、追求效率。长此以往,人越来越像机器,成为“另一种智能机器”。所以,AI 时代最大的问题不是机器人会变成人,而是人正在变成机器。

然而,不能简单地将问题都归结到 AI 技术上。对于“AI 人声”改变人的审美的现象,技术实体论解释为 AI 合成声音技术注定如此,而技术工具论的解释则是 AI 合成声音技术被用在不应该用的地方。这里的关键在于,是否对技术与技术的应用进行区分。马克思主义坚持技术的工具论立场,将 AI 视为一种工具:既可能向善,也可能作恶,看使用者如何去用。

三、AI 声音冲击产业

AI 短剧、批量有声书大量用克隆人声降本,确实挤压了不少配音演员、新人歌手的工作机会,这就是广泛热议的“AI 失业”现象。应该说,随着 AI 声音的逼真度越来越高,在一些要求不高的场合,尤其是一些不需要声音达到艺术审美标准的场合,便宜的 AI 声音代替自然人声的现象肯定会普遍发生。不光人声,器乐声音、作曲编曲也是如此。如果只考虑成本,当然 AI 合成声音便宜多了。

但是,在高品质艺术领域则不同。真人歌手的演唱,现场演奏与 AI 合成声音还是差别很大。并且,AI 合成声音只是一段声音,歌唱家、钢琴家是具体的、活生生的人,能现场演出,也有人设、名声、逸事等声音之外的其他文化价值。总之,AI 时代声音创作的逻辑会更加多元,要分层次、分用途、分领域加以区分。

随着 AI 声音泛滥,音乐作品版权、人格侵权纠纷会越来越多。比如,没经过本人同意,有人抓取网上的公开音频,就能克隆一个人的音色去商用。从技术哲学的视角看,人声与其他声音的区别,在于独特个体在其中所传达的意义。亚里士多德就说过,嗓音是蕴含意义的声音。人声具有个体性和特殊性,是表达具体的人的生命体验的载体。因此,人声普遍被视为个体的人格与生命的一部分,而不是可以随意抓取、训练的数据。换言之,自然人的“声音人格”权益不可侵犯。

同样,马克思主义者认为,版权和失业问题是 AI 不当应用的结果,而不是 AI 技术本身所造成的。换言之,AI 声音的负面效应需要我们去控制。比如,可以将 AI 用于一些人们不愿

从事的肮脏、单调和危险的工作,而不是让它和人争抢大家都向往的工作。譬如,重复性叫卖很累人,可以用 AI 合成人声来完成。AI 与人争抢工作,主要由资本逻辑所致,因为依托 AI 能让资本节省人力成本,赚到更多的钱。因此,AI 的发展不能任由资本逻辑主导,必须坚持共同富裕的基本方向。AI 失业本质上是一个社会问题、制度问题和治理问题,而不是纯粹的技术问题。

四、努力应对 AI 挑战

AI 向善,AI 声音也要向善。AI 时代,如何应对 AI 合成声音的冲击呢? 务实和伦理的姿态必不可少。

从宏观战略上看,应建构起向善的多元共治模式。在 AI 声音领域,创作者觉得保护权益才是善,平台觉得提升效率才是善,普通用户觉得免费便利才是善,监管方觉得秩序稳定才是善。因此,必须让各方面利益诉求得到合理的表达和应有的重视。“善”应该是多元共治、多方博弈的动态结果,不能由哪一家独大、由哪一家说了算。当然,在 AI 声音治理中,政府要扮演好组织者的角色,保证程序正义;AI 人文学者、哲学家、伦理学家要积极参与 AI 治理进程,向社会公众解释 AI 发展的技术风险和社会冲击。特别要警惕单纯由技术专家、AI 企业主导 AI 治理问题。同时,要特别关注弱势群体的利益是否得到有效保护。

从个人层面上看,普通的声音创造者、从业者,除了呼吁政策、法律、工会的干预之外,主要能做的是提高业务能力,在对声音质量、审美要求高的场合保住人声的优势。首先,每个音乐人都应该勇敢地拥抱 AI,勇于运用 AI 工具提升能力。其次,可以认真思考一下:机器可以复制形式、模仿节奏、复刻情绪模板,什么东西是人的声音实践里很难真正被夺走的? 在我看来,AI 对现场演唱的冲击不会像一些人想象的那么大。对于高要求、高品质的听众而言,真人与 AI 差别明显,所以愿意花钱看现场、听人声。也就是说,真正高超的艺术水准、艺术品质永远有市场。与此同时,通过艺术训练形成的审美能力是不会被机器夺走的。现在有一些非专业人士,利用 AI 工具创作音乐作品,有些人在网上有大量的粉丝。他们虽然没有受过专业训练,但是有高超的审美能力,AI 工具帮助他们把心中的想法很好地呈现出来。没有高超的审美能力,技术再熟练,也不会有那么多人喜欢。这就是所谓 AI 时代“人人都是艺术家”的潮流。

从职业伦理上看,手握 AI 声音工具的青年创作者,应时刻不忘 AI 伦理和 AI 合规的要求。底线伦理是遵守不违法、不侵权这些硬性要求,改变现在网上音乐侵权屡见不鲜的局面。更进一步,向善合规更重要的是建立内心的创作底线。使用 AI 工具搞创作,高标准就是主动检视自己所作所为符不符合“以人为本”“向上向善”的 AI 伦理准则。AI 是一种提效工具,我们要用好工具,而不是被工具左右、被工具带偏。

从行业发展上看,音乐家及相关人员要从整个艺术教育体制、艺术运行体制的高度思考行业的未来,而不是简单地“头痛医头、脚痛医脚”。比如,AI 时代,艺术欣赏、艺术审美会不会更为重要? 普通大众在这方面的需要不仅越来越多,要求也越来越高。既然人人都想成为艺术家,希望能运用 AI 工具通过音乐表达心中的想法,那么,就需要专业音乐人在音乐教育、音乐素养上花费更多的时间精力。

最后必须指出,包括音乐在内的艺术活动,是对抗“AI 时代人的机器化”的重要武器。AI 时代,每个人都要坚守主体性。在认知日益被外包、身体日益被量化、精神日益被算法化的 AI 时代,艺术重新召唤人的具身性与感性主体性。艺术在此刻,应成为一种抵抗异化、保卫人性的“感性技术”。它呼吁我们走出屏幕与数据的包围,通过无可替代的感官体验、身体实践与精神创造,在算法的笼罩之下,重新确立作为“人”的尊严与自由。

(刘永谋系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,刘洁系中国人民大学艺术学院教授)

声 音

经常看到有些朋友在圈子里炫耀,自己的某篇文章得到 AI 的好评,还连带自己的文章一起发出来,自豪之情溢于言表,并宣称:AI 只认文章不认人,比某某报刊的编辑公平公正多了。

还有的朋友直言不讳地讲,他的写作对标的就是全国性重要报刊上的文章。他反复阅读了这些大报大刊,觉得有些文章也不怎么样,于是把自己的作品交给 AI 指点,让 AI 看自己的文章与那些大报大刊上发表的作品有什么差距。似乎,他的态度是虔诚的、认真的。不过,他接下来的话,却让我大跌眼镜。他说:“AI 讲了,我的作品水平不亚于《人民日报》上发表的作品。我完全可以大胆地向大报大刊投稿。如果他们不采用,那就不是我作品水平的问题,而是编辑眼光的问题了!”自信之情溢于言表,弄得我不知如何回答。

在我看来,大胆投稿没有问题,但一被拒稿就只往编辑身上找原因,就显得有些片面了。确实存在一些刊物编辑看稿不及时、不认真等问题,但我相信,稿件没被采用,也有很大可能是自身的原因。再说回 AI。不可否认,AI 真能给写作者提出一些很不错的意见和建议。但要说 AI 真的比所有人的眼光更高明,我也是不敢苟同的。更何况,如果你反复借助 AI 写作、与 AI 进行密切对话,那么,AI 也会了解你的偏好,就会投你所好,尽挑好听的给你说。不信,你就问问 AI“我的作品与某某名家相比,有什么不足”或者直接问“这篇作品不好在哪里”,看它如何回答。

喜欢写作的朋友尤其是初学写作的朋友,喜欢听好听话,希望得到肯定和夸奖,这是人之常情,无可厚非,但过分依赖 AI 而听不进去别人真实的批评也是不足取的,甚至是有害的。更何况,常常把自己的文章交给 AI 评判,其潜在的风险也是巨大的。你的创作思路会不自觉地受到 AI 影响。

一言以蔽之,不断提升作品的质量,永远是创作者的立身之本。至于发表,应该采取顺其自然的态度。作品质量上去了,这家刊物不用,那家刊物会用。一个编辑眼光不行,但总有眼光好的编辑。那些负责责任的编辑,总会为自己能够遇到优秀的新人稿件而喜悦。最终,那些优秀的稿件也定会得到刊发。所以,我们要回到现实生活,回归创作的天地,不必再到 AI 世界里“讨要”一些不真实的好听活了。

(作者系西安市灞桥区作协主席)



郑锦杭长篇小說《不虛此生》在京研討

本报讯 由作家出版社、杭州市文联主办的“文学的可能——郑锦杭长篇小说《不虛此生》研讨会”日前在京举行。中国作协党组成员、副主席何向阳书面致辞。中国作协主席团委员李一鸣,作家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陈涛,杭州市文联办公室主任戴佳及10余位专家学者与会研讨。活动由作家出版社副总编辑颜慧主持。

《不虛此生》首发于《江南》2026年第2期,单行本近期由作家出版社出版。小说以主人公的人生抉择与情感世界为主线,描绘中国基础教育的多元图景,礼赞不虛此生的个体生命价值与尊严,观照人类的普遍情感与境遇。

何向阳表示,“何为不虛此生”是人类永恒的精神追问,也是文学恒久书写的母题,这份追问的核心在于历经风雨依然心怀良知与善意。小说将个体命运汇入时代洪流,在艺术上勇于探索创新,丰富了当下文学表达的样态。

与会者谈到,《不虛此生》源自作者长期深耕基础教育一线的积淀。作品围绕爱与慰藉、理想与现实等命题展开深度思索,同时融汇中西多重文化资源,展示出独特的文学风采。小说拥有完整叙事闭环,却以蒙太奇式的艺术构思打破现实、回忆、梦境的时空,以开放包容的文体风格拓展了小说叙事的可能性与表达空间。

八方文讯

武侠文学周暨金庸武侠文化推广活动启动

近日,武侠文学周暨金庸武侠文化推广活动在浙江海宁启动。中国作协副主席白庚胜,中国作协社联部主任包宏烈、网络文学中心副主任王志祥,浙江省作协党组书记、副主席叶彤,中国武侠文学学会第五届理事会会长刘国辉,中国出版协会副理事长惠西平,浙江省作协副主席鲁引弓、管平潮,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社长刘东风,嘉兴市委宣传部副部长、市新闻出版局局长陆斌超等出席。

今年恰逢金庸首部武侠小说《书剑恩仇录》连载完成70周年。启动仪式上发布了《书剑恩仇录》故乡新修版及《书剑》寻遇之路、文学周期间举办了文学公开课、学术交流会、作家对谈、纪录片展映、新武侠论剑等形式多样的文化活动。

让东坡文化在海南绽放时代光彩

由诗刊社、海南省作协主办的2026年礼敬东坡诗文大会作品征集活动新闻发布会日前在京举行。中国作协副主席阎焜明、诗刊社主编李少君、海南省作协主席彭玉斌出席活动并致辞。刘笑伟、杨庆祥、敬文东、王永、陈巨飞、李宁等20余位专家学者与会。

此次活动旨在保护好、传承好、运用好海南历史文化,落实海南东坡文化保护利用相关部署,推动海南自由贸易港文学高质量发展。活动计划征集优秀作品10部(篇),体裁包括散文、新诗、旧体诗词及研究苏东坡的理论学术作品。与会专家表示,海南是苏东坡人生行迹中的关键一站,为其诗文创作积淀了丰厚素材。苏东坡身上鲜活的烟火气息,让千年前的故事至今仍是文艺创作的源头

活水,持续引发当代读者的共鸣与探讨。(杨茹涵)

推动技术赋能文学创新发展

近日,由辽宁师范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、文学院与春风文艺出版社联合主办的“AI时代与东北历史叙事”学术研讨会在辽宁大连举行。辽宁省作协党组书记、主席庞宝国,辽宁师范大学党委书记刘宏出席并致辞,来自全国各地的30余位作家、评论家与会研讨。研讨会开幕式由辽宁师范大学党委常委、副校长宁芳主持。

与会专家谈到,地方性写作是近年来文学领域的热点议题,东北老中青三代作家展现了强劲的创作势头,但东北文学的丰富内涵不应被简化为景观符号,优秀的地域叙事最终要超越地域,抵达普遍的人性关怀。AI让人类的写作发生了巨大改变,它虽然可以建模推演,却无法触及历史的秘密与人的内心深度。面对 AI 的技术洪流,应有效结合人的情感要素与技术赋能,持续推动文学创新创造与文化发展。

专家共话 AI 时代人文教育新路径

由高等教育出版社主办的“AI时代的人文教育与艺术创造:张柠‘谈艺三书’与《中文创意写作教程》发布暨学术交流会”近期在京举行。10余位专家学者与会研讨。

“谈艺三书”包括《翰墨灵迹:书法艺术的演变》《小说灵珠:语言叙事的艺术》《电影灵韵:影像叙事的艺术》,分别以书法、小说、电影为观照对象,重点探讨 AI 时代人文艺术创造的不可替代性。《中文创意写作教程》由张柠领衔,吕约、贾想共同撰写,旨在为文学创作与研究提供新的思维路径和理论基础。与会专家认为,AI 正在重塑知识生产传播模式,提醒我们人文教育和艺术创造需要坚守不变底色,激活个体的内在创造力。此次发布的4部著作是作者坚守人文主体性的创造性实践,为推进中文创意写作学科建设、拓

展人文艺术创新创造活力提供了重要理论参考与教学实践样本。

第十三届《上海文学》奖颁奖

第十三届《上海文学》奖颁奖典礼近日在上海举行。本届获奖作品从2021年至2025年间在《上海文学》刊登的作品中遴选而来,包括徐皓峰的专栏“《红楼梦》中的导演课”“‘十七年电影’中的世故人情”、陈冲的专栏“轮到我的时候我该说什么”、林白的诗歌《深渊中雷霆鸣响》、双翅目的小说《太阳系片场:宇宙尽头的茶馆》、木叶的评论《玲珑与战栗与诗的不自由》、龚万堂的小说《珠宝蟹》,涵盖多种体裁。

《上海文学》奖1984年创办以来始终与当代文学同行。本届颁奖活动期间还举行了“经典与越界:文学的两条河流”文学对谈,获奖作家代表与专家学者就经典阅读与传统接续、青年写作与跨界写作等话题展开了探讨。

探讨北京都市文学的多元可能

由北京作协、北京日报出版社、北京联合出版公司等联合主办的“新北京,新创作:北京都市文学的种种可能——侯磊×黄西蒙新书分享会”日前在京举行。学者刘大先、编辑白杏珏及两位青年作家与会,围绕城市变迁与青年成长等话题展开交流分享。这是2026年北京作协签约作家项目新书分享会的第三期。

侯磊的长篇小说《京北人家》以北京回龙观、天通苑等地区青年的生活为背景,书写新老北京人的交融成长;黄西蒙的长篇小说《北京万花筒》则聚焦北京海淀五道口的居民小区,勾勒出鲜活滚烫的当代青年奋斗群像。与会者认为,书写都市新经验是新一代北京作家的重要使命。这两部作品均选择小区作为核心叙事空间,生动展现城市的发展变迁,用文学之笔呈现更加多元、真实、鲜活的北京。